

汉画所见汉代射艺文化形态研究

崔乐泉, 王晓娜

(北京体育大学 中国武术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在呈现两汉社会生活的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墓葬壁画等汉画中, 射艺文化是其中描绘最为直接和全面的形象史料之一, 并为广大射箭史研究学者所关注。研究通过汉画中射艺题材分类与分布的梳理, 就其体现的汉代射艺类型、器材形制与特点以及文化意蕴进行了解析。研究认为, 反映在不同汉画体裁中的射箭形态, 就其呈现的内容形式而言, 主要分为狩猎之射、战争之射、历史故事之射及以武艺健身与教育为主的习射等类型; 就其展现的射艺方式而言, 包括了步射、骑射和跪射等3种。在此基础上所体现出的汉代射箭器械形制, 主要为弓矢、殳戈和弓弩等3种。汉画中所反映的汉代射艺活动,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 在继承先秦时期射艺形式与技术的同时, 也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走向了弱化礼射形式化的道路, 为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实用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之后的中国古代射箭技术与文化内涵的基本格局即奠基于此一时期。

【关键词】汉画; 射艺; 礼射; 射以育人; 射以娱心; 弓矢; 弓弩; 殳戈

【中图分类号】K879.4; K234; G8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2)04-0041-10

DOI: 10.15877/j.cnki.nsic.20220805.001

目前所见最早的射箭资料, 是1963年出土于山西省峙峪村附近旧石器晚期遗址的一枚以薄燧石长石片打制、加工精细、前缘锐利的石镞^[1]。经放射性碳素测定, 年代为距今 28945 ± 1370 年^[2], 表明远古人们最初使用弓箭的年代, 要比能够制造峙峪石镞这种制工已较精细的石镞时代还要早得多, 至少距今3万年以前^[3]。经过新石器以迄夏商周时期的演进, 发展至两汉时期的射箭, 已经成为军中装备和民间武艺中最普遍的远射器械, 其射艺亦演绎为与人类社会生活极为密切的一类文化形态。在展示两汉社会生活的汉画中, 射艺文化形态是其中描绘最为直接和全面的形象史料之一, 并为广大射箭史研究学者所关注。本文主要通过对汉画描绘的射艺文化题材分类与分布的梳理, 就其展示的汉代射艺类型、器材形制与特点以及文化意蕴进行全面研究。

1 汉画射艺文化题材研究、分类与分布

1.1 汉画射艺题材的研究现状及本文资料选取原则

目前为止, 学界对两汉时期射箭运动的研究, 主

要通过对汉画及其他汉代相关考古资料的分析, 结合文献资料的记载而进行的。仅以汉画这一平台对汉代射箭做出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 就目前所见汉画中射箭题材的专门研究, 多见综合性梳理, 而通过汉画形象资料对汉代不同类型射箭技艺及相关问题进行整体分析的成果亦是凤毛麟角。如“对汉代画像石中射箭技艺的考察”一文, 通过对所见部分汉代画像石中有关射艺图像的分析, 对画像石中部分射箭图像进行了动作技艺的分析, 并总结出了汉代弓射的9种类型^[4]。而“从汉画看汉代的射箭活动”则通过对各类汉画题材中相关射箭图像的梳理, 将汉代射箭活动分为两大类, 并就汉代射箭文化的整体发展及其历史影响进行了宏观分析^[5]。但由于考古资料尤其汉画资料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 新的

收稿日期: 2022-06-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志(汉民族部分)》(批准号: 10zd&129)。

作者简介: 崔乐泉(1959—), 男, 山东淄博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体育史。

通信作者: 王晓娜(1979—), 女, 辽宁沈阳人,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武术文化教学与研究。

发现会不断更新甚至匡正已有的研究结论,仅仅以汉代画像石这一单一的汉画资料来考析汉代射箭文化形态,亦会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结论留下一定的遗憾。

有鉴于此,本研究在资料选取上遵循以下3个原则:一是,汉代射箭文化形象资料所依附的汉画平台,除了汉代画像石,还包括了汉代画像砖、墓葬壁画以及其他绘画体裁形式反映汉代射箭形象的资料;二是,本研究所用汉画中射箭资料的分析,在时间段上广及本文成文前所蒐集的所有汉画中的图像资料;三是,在论文主题的研究中,亦结合其他题材的汉代射箭考古文物资料及文献史料进行互证式分析。上述3条原则既兼具了目前为止汉画之射箭题材的研究现状,同时亦考虑了对基础研究资料全面而整体的利用。

1.2 汉画所见射艺图像的类型特点

1.2.1 狩猎之射

狩猎是原始人类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生存手段与生产方式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逐渐演进为保护农业生产、祭祀活动、娱乐生活、军事训练、选拔人才以及锻炼身体的重要手段^[6]。延至汉代,狩猎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已经深深融入人们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综合考察和梳理发现,反映在汉画中以弓射为主要手段的狩猎,主要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山东、陕西、河南、江苏以及四川等地。就文献记载并结合汉画中所反映的狩猎特定内容而言,当时的狩猎多盛行于朝廷的特定组织和地方勋贵的相关活动之中。

由汉王朝组织的狩猎活动,在两汉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制,并有着特定组织形式和程序仪式。其主要作用在于军事训练、较量武功和娱乐嬉戏;在时间上,多以冬季农闲之际为主,这大概是考虑冬季农田均已收割完毕,且冬季亦是猎物成熟时期,对其射杀不会违背天时。如西汉成帝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汉书》卷十《成帝纪》）。东汉桓帝永兴二年(公元154年)，“冬十一月甲辰，校猎上林苑，遂至函谷关”（《后汉书》卷七《桓帝纪》）等；就汉画所描绘的狩猎对象而言，主要有虎、熊、鹿、野牛、狐、兔、雉、雁和鸟等，既有皇家园林区圈养，亦有野生动物^[7]；参加的人员有天子、亲王、臣子，但多数是皇家军队中的专业射手^[8]。

此外,一些地方勋贵也经常开展一些狩猎活动,时间上也多是利用农闲时间在山林间进行,规模上要小得多,且多以嬉戏娱乐为主。由汉画中相关内容的描绘来看,射猎的方式一般多采用追击射杀和围捕射杀。既有单人射猎,亦有双人射猎,还有多人围猎。其中,单人射猎的形式为单一射手执弓射取猎物,这种狩猎方式要求射手必须具有高超的射技和极为丰富的狩猎射击经验,同时还需要射手有临危不惧的胆识、勇气以及良好的综合素质;而双人射猎的方式为两位射手共同射取一只猎物,其形式多为两人一左一右或一前一后,执弓对准猎物追击和射杀;至于多人共同进行的围猎,一般由3~6人或更多人组成,射猎过程中众射手将一只或多只猎物包围并最终射取。这类围猎方式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有分工的集体射猎活动,它讲求的不仅是个人的射箭技术,更要求有高度的集体合作意识^[8]。

反映在汉画中的狩猎之射,其主要方法为弓箭射、弩机射以及弋射。其中弓箭射、弩机射狩猎的方式,既有骑射,亦有步射,这与汉代骑兵、马术的盛行以及步兵的广泛应用有着密切关系。

1.2.2 战争之射

汉画中战争画面的主题多为“胡汉战争图”,即两汉时期汉王朝与北方匈奴之间时断时续的战争。据统计,仅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中发现的胡汉战争图有54幅之多^[9]。汉画中所描绘的不同时期、不同地点胡汉交战图,其组合元素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物形象,包括交战图中参与砍杀、骑射的汉兵与胡兵,被俘的胡兵,接受拜谒的汉庭官吏以及胡王等;另一类则是对战争场面描绘的山包、桥梁、楼阙等辅助性背景元素,此外还有保存不同武器的兰锜与胡人的首级等。在汉画所展现的交战图画中,除了使用兵器的砍杀与技击,还常常见到弓箭或弓弩射击的形象,在许多气势壮阔战争场面中,交战双方多以马上持弓箭、弩机角逐为主,许多骑兵多做挽弓状。有的战争图还出现了依山列阵、援弓而射的兵士,很明显这是在配合骑兵作战。弓箭、弩机在战争中的应用,反映出其在战争中的应用是极为普遍的一种现象。

1.2.3 历史故事之射

根据学界专家的研究,汉画中的历史故事大多为圣贤、豪杰、贤妻、良母、贤子等,可分为忠君图、孝

子图、刺客图、贞妇图等^[10],而其中有一部分故事内容就与射箭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在体现历史故事之射的汉画题材中,常见的当属“上射十日而下杀猘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淮南子·本经训》)的“后羿射日”传说。“后羿射日”内容多见于山东、河南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这类传说的画面构图基本一致,画面通过构图,突出了持弓者引而未发的姿态,即增强了射日的运动感,且又能引起人们对发射的联想(图1)^[11]。



图1 东汉后羿射日画像石拓本(河南南阳市出土)

Fig.1 Stone rubbings of Houyi Shooting the Su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unearthed in Nanyang City, Henan Province)

此外,汉画中还有不少反映真实历史故事的射箭主题画。如春秋时期郑国联合鲁国、齐国进攻许国,郑国公族大夫公孙都都与大夫颍考叔争功,待颍考叔登上敌城后“自下而射之,颠”(《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公孙都暗射颍考叔”;春秋时期,齐国管仲为阻止公子小白(后来的齐桓公)继掌齐国国君,率兵截杀而“射中小白带钩”(《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的“管仲射公子小白”等的历史故事,这类通过射箭而传达出的历史故事,多见于山东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其图案多为“公孙都”“管仲”徒步执弓射击形象。

1.2.4 习射

汉代的习射,首先表现在贵族子弟和平民百姓日常的娱乐健身活动中,包括了步射和骑射的不同形式。如西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上书“民不得挟弓弩”,结果被光禄大夫侍中吾丘寿王驳倒,未能实施(《后汉书》卷五十《孝明八王传》),东汉初年大臣宋弘之重孙“年十岁,与苍头共弩射”(《汉书》卷

二十六《宋弘传》)、东汉大将陈龟“家世边将,便习弓马”(《汉书》卷五十一《陈龟传》)等。表明当时下层民众喜爱射艺者众多,并得到统治者的提倡。这类民间习射的形象在汉画像砖、画像石中有着较多的反映,如现存四川省博物馆的一件汉代《习射》画像砖,画面中左边一人着冠服,三箭斜插于腰束的箭箠内,右手执弓,左手搭箭于弦,作讲习状;右一人右手执弓弦,左手搭箭作习射状,这是一幅典型的汉代习射情景的再现^[12]。除了贵族子弟和平民百姓中的习射,军队中为了提高射艺水平,对平时的习射也极为重视。如西汉名将李广之孙李陵,因骑射技艺高超,在被擢升为都尉,曾“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汉书》卷五十四《李陵传》)。《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所载“兵技巧”十三家中,著录有《护军射师王贺射书》五篇,这里的“射师”实际上就是军中的习射教官,而王贺很可能为担当军中射箭训练和应用的职业射家^[13]。他们为汉代军士习射的发展,提高其射艺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汉代习射还保留着周代以来的相关礼仪场所,如自西汉初年就规定:“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地方郡国学校也提倡习射礼,如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时,就曾“修治学宫,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汉书》卷五十九《韩延寿传》)。但这种情况较之以前,其流行程度已经大为减弱,不过也由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汉代郡县仍然试图通过恢复周朝士大夫阶层的射礼,来推动习射技艺的发展。

习射在汉代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并畅行于民间、军队以及相关的礼仪活动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汉代射艺的重要基础。

2 汉代射艺方式与形制特点

2.1 汉画中的射艺方式

2.1.1 步射

是指不借助于任何代步工具,徒手执箭进行的一种射艺。这类射艺是伴随着弓箭的发明开始的,因而也是人类弓射中最早的一种射艺方式。发展至汉代的步射,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普及,汉画中描绘的有关狩猎、战争以及习射场景中,常常见到与步射相关的立射、走射等射艺形式。

河南郑州出土有一件汉代山林射猎画像砖,画

面中部为一射猎者呈弓步走射状,左手执弓,右手拉弦,箭矢正欲发出。背景山、树林立,整体显现出一种山林射猎的情景(图2)^[14]。这一画像砖中的射猎者,应该是步射方式中的走射射艺形式。



图2 汉代山林射猎画像砖拓本(河南郑州出土)

Fig.2 Brick Rubbings of mountain hunting in Han Dynasty (unearthed in Zhengzhou, Henan Province)

河南郑州新通桥出土一件射鸟空心画像砖,该画像砖右侧为一高立的大树,树上有停栖和已经飞起的小鸟3只。左侧为一勇士双腿开立,头部上扬,正双手执弓对着树上方飞起的小鸟射击(图3)^[15]。这件画像砖中的步射方式,是以立射的形式展现的。



图3 西汉射鸟空心画像砖拓本(河南郑州新通桥出土)

Fig.3 Hollow Brick rubbings of shooting bird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unearthed from Xintong Bridge, Zhengzhou, Henan)

山东省滕县西户口出土的一件汉代战射画像石,整体描绘的是一场双方正在激战的场景。图中交战双方车骑呈对驶状,中间步卒执弓矢相对,由执弓者所执弓弦仍未拉满的状态来看,表现的是执弓待射中步射的走射形象(图4)^[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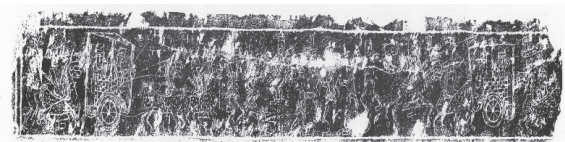


图4 汉代战射画像石拓本(山东省滕县西户口出土)

Fig.4 The stone rubbings of Battle shooting in the Han Dynasty (unearthed in Xihukou, Tengxian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四川彭县出土一件东汉时期的荷塘射猎画像砖,描绘了荷塘渔猎的场景(图5)^[17]。值得提及的是,图中持弓者徒步站立,双腿分立,上身转向一侧,

双手执弓仰首而射。这种射艺形式是步射中技巧较高的一种。



图5 东汉荷塘射猎画像砖拓本(四川彭县出土)

Fig.5 Brick rubbings of Lotus Pond shooting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unearthed in Pengxian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上述汉画中体现步射的几种方式既有行走过程中的走射,又有静止状态的立射,还有立射中的返身回首射,形式多样。尤其是返身回首的步射形式,要在不惊动树上飞鸟的情形下射出弓矢,对射者动作的敏捷和精妙的射技是有着一定要求的,反映出汉代步射者对平时的基本训练是有着严格要求的。

2.1.2 骑射

骑射是“以马匹作为主要驱动力,为满足射手在大规模狩猎、战争、演武中精度射击需要而产生的武备形态。”^[18]就明确文献记载而言,最早出现于中国的骑射,应始于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开始实行的“胡服骑射”(《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由于骑射发端于军事武艺,而佐证以考古材料的分析,真正大规模骑射的普及,还是开始于西汉武帝时期汉军对匈奴的征讨^[19]。在汉画中,描绘骑射的画面主要体现在狩猎、战争以及车马出行等相关情景之中。

陕西米脂县出土的汉代骑射狩猎画像石,展现的是四位骑手骑马执弓狩猎的场景。图中右侧两位骑手身骑奔马,右手执弓,左手拉弦,与奔马同向奋力将箭矢射向前面两只奔鹿;左侧两位骑手同样骑在奔马上,右手执弓,左手拉弦,将箭矢射向追奔而来的一只猛虎。但与右侧两位骑手不同的是,此两位骑手骑在马上呈返身回首执弓射击状,这种骑在奔马上返身回射的动态射艺方式,需要极高的射箭技巧,必须有着长期的骑射训练基础(图6)^[20]。

在河南郑州新通桥发现的一座西汉画像空心砖



图6 汉代骑射狩猎画像石拓本(陕西米脂县出土)

Fig.6 Stone rubbings of hunting on Horseback in Han Dynasty (unearthed in Mizhi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墓中,出土了一批描绘汉代社会生活情景的画像砖。其中有一件骑射空心画像砖,画面中的马匹四蹄腾空,呈急速奔驰状,骑在马背上的射手身体后仰,双手执弓,弓弦已经拉满,箭矢在弦上正待射出,画面整体动感非常强烈,奔马、射手以及亟待射出的箭矢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图7) [21]。



图7 西汉骑射空心画像砖拓本(河南郑州新通桥出土)

Fig.7 Hollow Brick Rubbing of horseback archery in Western Han Dynasty (unearthed from Xintong Bridge, Zhengzhou, Henan)

河南南阳出土有一件胡汉战争画像砖,画面中双方骑者皆张弓劲射,胡汉鏖兵场面激烈。值得提及的是,骑手中有一位手执弓弩者,正一手举着弩机飞马奔向左方(图8) [22]。汉画中弩机射手多见于战争场面,且以骑手主射为多。鉴于弩机的张力需要一定的劲力,因而弩机的使用者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熟练掌握使用技术。



图8 汉代战射[弩射]画像砖拓本(河南南阳出土)

Fig.8 The Brick rubbing of Han Dynasty war shooting [crossbow shooting] (unearthed in Nanyang, Henan Province)

2.1.3 跪射

是中国古代射箭中执弓者身体动作与射击技术结合为一体的射艺方式。在发展过程中,这种跪射坐姿已成为古代军事中一个重要单兵的守势动作,并常用于兵阵中的坐阵,如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跪射俑即为其例[23]。发展至汉代,跪射射艺方式应用较为广泛,在汉画资料中也有较多的呈现。

河南省洛阳市东赵出土的一件西汉跪射画像砖中,画面由一跪射者、一虎与一马组成。其中左侧持弓者的姿态为右膝着地,左腿呈蹲曲状,身和首扭向后方,双目紧盯手中的弓箭。跪射者两手执弓拉弦,箭矢在弦上即将射向猛虎;右侧猛虎呈惊恐逃离状,虎右侧为一逃离的奔马(图9) [24]。这种跪射方式

与步射中的立姿不同,上体一般伸直,头略向后或转向左侧,双目凝视持弓方向,双手在胸的右侧握着弓箭,可见是一种经过常规训练的标准射艺动作。



图9 西汉跪射画像砖拓本(河南洛阳东赵出土)

Fig.9 Brick Rubbings of a kneeling shot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unearthed in Dongzhao, Luoyang, Henan Province)

关于战争中跪射的情形,见于山东省苍山县前姚出土的一件汉代战射画像石上面。画面整体为一交战双方激战中的场景,中部一石桥,桥的右侧及上面为进攻方,包括战车、骑兵以及持盾牌的步兵。而迎击者位于桥的左侧,在两位执弓力士中,上方为一立射的射手,而下方则为防守跪射的射手,身体呈右膝跪地,左腿弓立状,左手执弓,右手正待搭箭拉弦射击(图10) [25]。这一画面正印证了跪射在军事交战中单兵守势的射艺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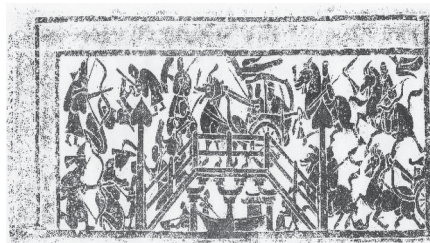


图10 汉代战射画像石拓本(山东省苍山县前姚出土)

Fig.10 Stone rubbings of Han Dynasty battle-shooting (unearthed in Qian Yao, Cangshan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2.2 射艺器材形制与特点

2.2.1 弓矢

弓矢是汉画中展现射艺技能最主要的器材,既见于习射、狩猎等表现形式,亦见于胡汉战争等战射场面。但是,由于制弓的材料均容易腐朽,以致保存困难,因而考古所见完整的汉代弓矢标本极为鲜见。

湖南省长沙马王堆西汉3号墓曾出土过复合弓的模型器(图11),这件模型器的弓为木制髹漆,全长142 cm,弓弦由4股丝绳绞合而成,长117 cm。与弓的模型器一同出土的还有矢箠模型,且内装有12件芦苇杆制作的模型箭,上装有三角形镞,全长82.4 cm(图12) [26]。在甘肃居延甲渠候官遗址亦发现一件王莽时期至东汉初年的复合弓,长度130

cm, 弓外侧为扁平长木, 里侧有数件牛角拼接、黏合而成, 弣部还夹辅有两块木片。值得一提的是, 弓的表面还缠丝髹漆, 呈外黑内红状^[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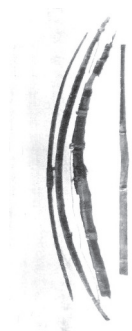


图11 西汉复合弓模型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3号墓出土)

Fig.11 Compound Bow model of Western Han Dynasty (Unearthed from Tomb No. 3 of Western Han Dynasty, Mawangdui, Changsha, Hunan)



图12 西汉漆箭盒[矢箠](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

Fig.12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lacquer arrow box [The quiver] (Unearthed from Tomb No. 3 of Western Han Dynasty, Mawangdui, Changsha, Hunan)

上述所描述的汉代弓矢的完整形制, 在汉画中都有形象地展示, 而且无论是立射、骑射, 还是跪射, 所见弓矢多呈满弓状态。我们由前述几件考古发掘所见弓矢残件部分的复原分析, 再结合其他相关考古资料的佐证, 以及汉画射艺图像中弓矢与人体的尺寸比例推测, 汉代弓的长度约为130~140 cm, 且以复合弓居多。鏃体多呈圆柱形, 前端为四棱形, 后有10 cm左右的铤, 以便于插入木箭干使用, 西汉初年多为青铜制, 西汉中期以后铁制鏃逐渐增多^[28]。而复合弓的普及使其柔韧性得到了更好的发挥, 也更易于满弓发射, 而这也与汉画中的弓矢多以满弓状态呈现是一致的。

2.2.2 弓弩

弓弩是在弓箭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 所以史载“弩生于弓”(《吴越春秋》卷五《勾践归国外传第八》)。考古发现中最早的弩残件出土于山东青州, 据考证已经距今3 000多年^[29]。实际上, 在春秋

战国时期, 弓弩就已经大量装备到部队之中, 而至秦汉时, 弓弩已经成为军队装备中主要的大型武器之一。弩主要由弩臂和弩弓两部分组成, 弩弓一般用多层竹材合制的复合弓。弩臂用坚木制成, 前部有一横贯地用来固定弓的容弓孔, 使弩弓不左右移动, 装有瞄准器也就是“望山”的铜弩机安装在木臂的后部。弓弩发展到汉代, 出现了铁弩机, “望山”因有了刻度, 从而更适合命中目标。由于弓弩的弩臂和弩弓多为竹、木以及动物的筋等制作, 容易腐烂, 所以考古资料中极难见到完整的弓弩, 多见的是铜、铁制的弩机部分。不过, 在考古发现的汉画中却留下了大量当时弓弩的造型。此外, 秦兵马俑一号坑T20G10也出土了比较完整的弓弩遗迹, 文物学者根据出土的部分构件遗迹进行了复原^[30]。而借助汉、秦弓弩基本相同的特点, 使得我们对汉代的弓弩有了一定的了解。

汉画中常见的弓弩, 其弩弓为中间内凹两边外凸的三弓形, 弩臂一头连着弩弓, 一头附着弩机, 出行的车马队伍、胡汉战争场面以及狩猎活动中, 都可见到持弓弩者的形象。山东省微山县两城镇出土的一件汉代射鸟画像石中, 中部为一枝叶茂密的大树, 在树的右下侧, 一人正手执弩机, 准备射向树上的小鸟, 这类采用步射持弓弩射鸟的方式, 应属于日常习射技艺形式的一种(图13), 是当时极为普遍的弓弩射艺类型^[31]。在车马出行和胡汉战争场面汉画中, 还常常见到骑马进行的弓弩射艺形象。出土于河南唐河县针织厂的一件西汉车骑弩手画像石中, 一辆出行车马的前方, 两位骑手身骑奔马, 各手执弓弩做行进状(图14)^[32]。

汉代弓弩按照张弓的方式, 有擘张、蹶张和腰开弩等3种。《汉书·申屠嘉传》中“材官蹶张”条下, 颜师古就做了这样的注解: “今之弩, 以手张者曰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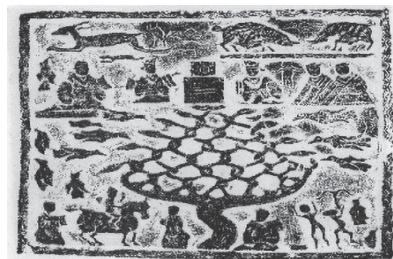


图13 汉代弩机射鸟画像石拓本(山东省微山县两城镇出土)

Fig.13 Stone rubbings of bird shooting by Crossbow machine in Han Dynasty (unearthed in two towns of Weishan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图14 西汉车骑弩手画像石拓本(河南唐河县针织厂出土)
Fig.14 Stone rubbings of crossbowman in Western Han Dynasty
(unearthed in Tanghe County, Henan Province)

张,以足蹋者曰蹶张。”其中,蹶张在汉画中多以力士练力的形象出现,为手足并用张弦;腰开弩则在身体平坐于地的情况下,双脚蹬弓,以腰、手、足三者合力拉弦;而桴张就是我们所说的弓弩射艺形式,一般靠人的手力和臂力开弓,较为灵活,多用于习射的步兵、狩猎和军事作战的骑兵中。这也是本文所介绍的汉画中主要的射艺器材之一。

2.2.3 桴弋

桴弋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射猎方式,其特点是以绳系箭矢而射。《周礼》马融注:“桴者,缴系短矢谓之桴。桴一弦可仰射高者,故云桴也。”《论语·述而篇》也有着“弋不射宿”的记载,所以桴弋也叫弋射。桴弋的发射器械是弓弩,但射出去的却是一种“桴”,即是一种系有绳的短矢。所以在《淮南子·俶真训》中有“桴弋射,身短矢也”的说法。

汉代,桴弋射艺得到了一定普及并有了进一步发展。张衡《西京赋》中有薛综所做的注释:“缴射矢长八寸。”这种短矢桴是被系在缴上的,缴是一种很轻的丝缕,所以桴矢也被称为“缴射”。汉代桴弋发射带缴的矢鏃时,缴的另一端是系在“礮”上的,礮实际上是一种可以滑动的石制器具,所以《西京赋》薛综注说:“沙石胶丝为礮。”鉴于桴弋的射艺特点,展现在汉画中的这类射艺形象,主要被描绘在渔猎等场景中。四川大邑安仁乡出土的一件东汉桴弋收获画像砖,中心背景为一较大的池塘,池塘中盛开荷叶茂盛的莲花,并伴有游动于水中的鱼儿和浮游的群鸭。在池塘上空还有飞向不同方向的鸿雁。在池塘岸边左侧的两棵大树旁,二人正在张弓欲射。右侧一人跪于地上作正身侧射状,左侧一人上身后仰,正在张弓对准上空的鸿雁。画面中两执弓者手中只见弓却不见长箭,这表明他们射的应该是短矢。而短矢的后面还连有缴,执弓者身旁各置有4个系缴的半圆形机械装置“礮”(图15)^[33]。这类表现桴

矢射艺形式的画像砖,在四川的川西平原及附近地区还先后出土了10余件^[34],在河南南阳等地出土的画像石渔猎图中也桴弋射艺形式的描绘^[35]。



图15 东汉桴弋收获画像砖拓本(四川大邑出土)
Fig.15 Brick Rubbings of bird shooting and harvest in Eastern Han dynasty (unearthed in Dayi, Sichuan Province)

汉画中展现的桴弋射艺,在技术上并不是以箭头直射的方式射击,而是靠射出的系缴箭矢,通过束缚飞鸟脖颈、羽翼等方式获取猎物,至于箭矢仅仅起到了牵引绳索的作用。这一射艺方式由技艺上讲更考验执弓者沉着、冷静的心态,同时射击过程中箭矢带动缴射向猎物的飞行抛物线角度,也决定着执弓者所具有的优秀力学与物理学知识基础。

3 汉代射艺形态的文化意蕴

3.1 礼仪色彩减弱,实用功能突出

射艺来源于远古的狩猎活动,是史前人类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随着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推进,射艺开始融入了“礼”的元素,并逐渐作为一种礼仪形式被固定下来,成为人们培养品德操守的手段^[36]。成书于汉代的儒家经典《礼记》,就对周代射与礼结合的“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礼记·射义》)的“射礼”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融射艺于礼的射礼在汉代以前是射艺活动的主要运行模式之一。入汉以后,射箭更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身体运动方式。与汉王朝统一帝国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及其制定的社会政策相适应,普及于全民的射艺活动更关注其实用性。在汉画描绘的各种射艺形式中,体现射艺的礼仪色彩被逐渐淡化。汉代虽然在习射中还保留着周代以来的相关礼仪场所,且时有儒生由修习经学的角度偶尔倡导“大射乡饮之礼”,但流行程度已经大为减弱。偶尔出现的射

礼也仅仅“以文人习射和投壶的形式在民间传承,政府主持的乡射礼已不常见。”^[37]即使专门汇集汉代射箭技艺的《汉书·艺文志》所载“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中,全部8种射艺著作“《逢门射法》二篇、《阴通成射法》十一篇、《李将军射法》三篇、《魏氏射法》六篇、《彊弩将军王围射法》五篇、《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护军射师王贺射书》五篇、《蒲苴子弋法》四篇”(《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中,竟然连一篇礼射著作都没有收录。

汉画资料与文献记载充分反映出汉代的射艺活动,已经走向逐渐弱化以往礼仪教化的范畴,更加强调其技艺养成、强化军事、娱心育人等实用功能,普及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3.2 注重技艺养成,强调射以娱心

汉代射艺的主要特征是技术特色浓厚,并通过射艺技术的养成进而达到射以修身的成效。在汉画描述的习射、狩猎、战争以及历史故事载体的射箭形式中,既有步射,亦有骑射,同时还有跪射等不同的射艺方式,而且广及弓矢、弓弩以及矰弋等不同的射法。在众多的汉画射艺图像中,有相当一部分射艺是通过步、骑形式的返身回首平射、返身回首仰射、单人射、双人同射的技术动作呈现的。有的骑射射艺还是射手骑在奔马上完成的,既有弓矢射,亦有弓弩射,不同的射艺方式,对其中技术动作的展示表现得极为突出。注重射艺技术动作养成的基础,也凸显了中国传统射箭中射以娱心的文化蕴意。

由汉画中描绘当时矰弋射艺内容的特征来看,因其获取的经济价值有限,所以这类矰弋射艺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修身娱心的手段而得以传承,这其实也是这类射艺形式在汉代获得延续的主要原因。由文献记载并伴以汉画图像的描绘可知,矰弋所需要的装备是较为复杂的,相应的技巧性要求也比较高,这就对射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事实上,矰弋这类射艺并不仅仅是一种射击方法,还可以由此阐发出许多思辨和哲理性的问题。《论语·述而》就借孔子之口发出“弋不射宿”的感慨。宿鸟振飞不高,容易射中,而孔丘不愿意箭射宿鸟,说明射艺在他眼中是为了追求心理的愉悦^[38]。到了汉代,矰弋这种古老的射俗,已经不仅仅是一门高超技巧的射艺方式,同时亦承载了丰富的人文理念,蕴藏了深厚的以愉悦身心在内的文化内涵。

3.3 延续尚武之风,凸显军事用途

随着社会的发展,弓箭逐渐地由人们获得生活资料的手段延伸出多种的社会功能,其中作为与敌交战的重要手段,在商周以后逐渐演进为军事战争中的主要远射兵器。进入汉代,通过射箭而展示出的射艺技能,仍然在军事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通过汉军与匈奴战争所展露出来的一批英勇善战的名将也纷纷留在了史籍中,如被司马迁誉为“天下无双”(《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的“飞将军”李广、“凡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的大将军卫青、“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捕首虏十一万余级”(《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的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等,均由其精湛射艺而扬名于世。

在汉画中,射艺的军事用途同样突出地表现在胡汉战争等相关题材中,其中汉军参与交战的官兵既有骑兵,亦有步卒。而用于射艺的器械,除了大量弓矢,更有射程与力量强大的弓弩。这一系列特点,表明先秦时期已经用于军事征战的各类弓射技艺,在汉代仍然是远射兵器的主要配备,传统射艺的军事用途成为汉画展示的主要题材之一。

3.4 融入育人特色,展现射艺教育

中国传统射艺在汉以前已经成为基础教育中的首列项目,世传为西周初期杰出政治家周公旦所著,但实际上成书于两汉之间的《周礼》一书,就记载了周代学校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的礼、乐、射、御、书、数等6种基本才能。及至汉代,虽然既往“以礼育人”的射礼形式流行程度大大减弱,但无论是畅行的习射,还是狩猎之射,抑或战争之射,乃至融入故事中的射艺,却始终蕴含并延续着“射以育人”的教育意义。如四川省博物馆收藏的汉代习射画像砖中,画面左边着冠服,腰束箭箠,双手执弓搭箭者,即是担



图16 东汉习射画像砖拓本(四川博物院藏)

Fig.16 Brick rubbings of Archery practice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collected by Sichuan Museum)

任讲习职责的射艺育人者;而右侧右手执弓弦,左手搭箭者,则是习射之人(图16)^[39]。这一画面非常直观地展现出当时射艺的教育特色,是以射育人形式最直观的表达。此外,汉画中描绘的狩猎活动中的猎射、军事交战中的战射以及历史故事中射艺,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不同射艺教育形式的另一种独特呈现,而这种呈现方式突出表现在已亡人希望在另一个世界仍然能够“参与”到生前融有教育娱乐意义的射艺活动中。

除了本文于汉画中所展示的“射以育人”射艺教育功能,汉代流行的一种“秋射”制度,亦由另一个角度佐证了汉代射箭的育人意义。秋射是汉代西北边郡地区普遍流行的以考课箭法为主要内容的都试制度,因在每年秋季举行射箭比赛而得名。据《汉官旧仪》记载:“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村官,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村官骑士,习射御骑驰阵。八月,太守、都尉、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家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40]这实际上就是对秋射进行的都试制度的记述。根据考古工作者对甘肃居延出土的新旧汉简的发掘与研究^[41],这种射箭竞赛方式,有着时间与地点、组织机构与参赛人员的完善组织形式;规范器械、适时考核以及申诉与校对的标准竞赛规则。还有“赐老”与“夺老”等一整套比赛奖惩办法^[42]。这一严格的以竞射为主体的考核形式,无论在射术理论的进步、射箭技能规范的完善、公平公正意识的铸牢乃至弓箭制作工艺水平的提高等方面,均充分体现出了射艺的育人功能。它由另一个角度佐证了汉画所展现的不同类型射艺的育人功能。由此可见,汉画中对不同射艺方式的表达,就是对中国传统射艺文化教育的一种传承。

4 结语

关于汉画中射艺文化的研究,多年来已经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43]。而通过对汉画射艺文化题材分类与分布、汉代射艺方式与形制特点的分析,进而全面探讨汉代射艺形态的文化意蕴,则为本文的整体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与视野。由对汉代射艺在习射、狩猎、历史故事以及战争等不同环境中呈现方式的分析,结合对秦汉以前射艺文化发展的追溯,本文认为,汉代广泛普及的射艺形式,是

对先秦时期射艺技术的承继与发展。但这一承继与发展,也使其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走向了脱离礼射形式化的道路,为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实用性发展奠定了基础。就中国传统射箭运动的整体发展而言,由汉画的描述而广及于汉代不同领域高度发达的射箭技术,其本身亦有着深远的奠基意义,之后的中国古代射箭技术与文化内涵的基本格局即奠基于此一时期。

参考文献:

- [1] 贾兰坡,盖培,尤玉桂.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2(1):39-58.
- [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四)[J].考古,1977(3):200-204.
- [3] 杨泓,于炳文.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兵器)[M].北京:开明出版社,2020.
- [4] 刘朴.对汉代画像石中射箭技艺的考察[J].体育科学,2008(4):72-83.
- [5] 崔乐泉.从汉画看汉代的射箭活动[J].考古与文物,1999(2):77-83.
- [6] 顾乐红.汉画像石狩猎图的祭祀意义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12(21):48.
- [7] 刘朴.汉画像石中的体育活动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周清.两汉射箭运动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5.
- [9] 朱浒.汉画像胡汉战争图新议[J].中国美术研究,2012(Z1):70-71.
- [10] 王丽黎,魏晓阳.试析汉画中的历史故事[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2,4(1):102.
- [11] 南阳汉代画像石编辑委员会.南阳汉代画像石[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12] 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砖[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
- [13] 马明达.中国古代的“射师”[J].体育文化导刊,2005(7):78.
- [14] 周到,吕品,汤文兴.河南汉代画像砖[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 [15] 唐杏煌.郑州新通桥汉代画像空心砖墓[J].文物,1972(10):41-48.
- [16]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M].济南:齐鲁书社,1982.
- [17]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8 画像石画像砖)[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
- [18] 负琰.中华射艺的演进形态与文化构造[D].成都:成都体育学院,2019.
- [19] 杨泓,于炳文.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兵器)[M].北京:开明出版社.
- [20] 赵力光,康兰英,李林.陕北汉代画像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 [21] 唐杏煌.郑州新通桥汉代画像空心砖墓[J].文物,1972

- (10): 43-44.
- [22] 南阳文物研究所. 南阳汉代画像砖[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 [23] 徐卫民. 跪射武士俑[J]. 社会科学战线, 2009(6): 286.
- [24]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8 画像石画像砖)[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3.
- [25] 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省考古研究所. 山东汉画像石选集[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2.
- [26] 杨泓, 于炳文.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兵器)[M]. 北京: 开明出版社, 2020.
- [27] 甘肃居延考古队. 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J]. 文物, 1978(1): 1-25.
- [28] 杨泓, 于炳文.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兵器)[M]. 北京: 开明出版社, 2020.
- [29] 韩国玺. 弓弩杂谈之一 中国古代弓弩概述[J]. 现代兵器, 2009(7): 65.
- [30] 刘占成, 张立莹, 杨欢. 秦代弓弩的射程[J]. 文博, 2012(2): 47-49.
- [31] 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省考古研究所. 山东汉画像石选集[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2.
- [32] 王建忠, 闪修山. 南阳两汉画像石[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 [33]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8 画像石画像砖)[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3.
- [34] 罗二虎. “弋射收获”画像考[J]. 民族艺术, 2009(02): 92.
- [35] 王建忠, 闪修山. 南阳两汉画像石[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图9.
- [36] 姜楠. “射礼”源流考[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3): 95.
- [37] 彭林, 韩冰雪. 礼射初阶[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6: 9.
- [38] 刘秉果. 以弋射消闲的孔丘[J]. 体育与科学, 1994(3): 20.
- [39] 高文. 四川汉代画像砖[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7.
- [40] 孙星衍, 等辑, 周天游, 点校. 汉官六种[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 1990.
- [4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省博物馆, 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居延新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 [42] 周清. 汉代秋射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4(7): 155-158.
- [43] 崔乐泉. 从汉画看汉代的射箭活动[J]. 考古与文物, 1999(2): 77-83.

作者贡献声明:

崔乐泉: 提出论文思路、撰写论文; 王晓娜: 搜集资料, 撰写修改论文。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Form of Archery of the Han Dynasty in Han Dynasty Paintings

CUI Lequan, Wang Xiaona

(School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direct and 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paintings of the Han dynasty presented by stone reliefs, brick reliefs and tomb murals, archery culture form shows the social life of the period between the two Han dynasties, and has draw wide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of archery history. By sorting out the classif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archery activities depicted in Han Dynasty painting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types of archery, the shapes and features of instruments and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archery in the Han dynasty.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archery forms reflected in different genres of Han dynasty paintings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hunting archery, war archery, historical-story archery, and archery exercise for fitness and education. In terms of archery methods, it includes stepping shooting, riding shooting and kneeling shooting. On this basis, the shape of the Han dynasty archery instrument mainly included three kinds: bow, arrow with rope, and crossbow. As a kind of cultural forms, archery activities reflected in paintings of Han dynasty inherited archery form and technology of pre-Qin period, meanwhile gradually weakened ritual archery to some extent,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of practicability in a variety of fields in social life. The basic pattern of later ancient Chinese archer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connotation could also be traced back to this period.

Key words: Han Dynasty paintings; Chinese Archery; archery rituals; archery for education; archery for entertainment; bow and arrow; crossbow; arrow with rope